諸子平議

德清俞樾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 中

樾謹按諸家本皆作大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當從范望訓藏周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顏而元告篇神之魁也范並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褱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爲藏蓋讀魁爲褱魁褱並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

人裹妊是則裹與包同義故曰火裹頤水包貞漢書外戚傳晉灼注曰包藏也是裹包皆藏也測曰酉酉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裹以其義同耳因叚魁爲裹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 礥

樾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六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

文正相對

將其車入于巨虛

樾謹按巨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巨或牽之牛范注曰火生土故爲巨彼巨字有注此巨字無注知所見本無巨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巨虛之中故後人於經文增入巨字不知注有巨字以足句耳其下云車以愉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爲經文無巨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巨字增次七巨貞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巨可知七有巨象六無巨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

六曰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曰出險登巨蓋由淵而虛
而巨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
誤作入于巨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遽篨或寢之廬 閑

樾謹按范本作蘧篨王涯宋惟幹本作蘧篨溫公從
宋衷陸績本作遽篨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為
主不足為異同也惟范訓蘧篨為不能俯者王訓籧
篨為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簟宋魏之閒或謂之籧
苗其麤者謂之籧篨上文次六閑黃垁席金笫王曰
垁古雅字謂城也笫簀也此云閑于遽篨或寢之廬

廬則非貴坎之固遽條則非金第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遽條當從方言訓斷矣

赤臭播關

樾謹按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遠關之外然播于遠關之外而但曰播關似爲不辭播疑當作燔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曰赤舌燒城此云赤臭燔關兩文相近燔猶燒也關猶城也

閑門以終虛

樾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即涉測辭而衍

眇于謙少

樾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温公同然淵曰不見謙也則

是以不[illegible]解眇字當爲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

少持滿今盛後傾

樾謹按持疑恃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

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鳧鷖篇序曰能持盈

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

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予

樾謹按予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今其心惟知有我

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諝也范注曰子我也得其旨矣

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温公謂子與與同非是

殺生相午戾

礎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爲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遻悟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

樾謹按谷當作谷字之誤也谷者卻之借字古文以
聲爲主卻從谷聲故卽以谷爲之廣雅釋言卻退也
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正由上
無根之故今字譌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干

樾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温公從二宋
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
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礥首曰陽氣微動
閑首曰陽氣閑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
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卽

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曰宣而施二宋陸本亦作如溫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

樾謹按丘飴未詳何義范注曰丘聚也飴美食也溫公曰丘上以喻高大飴傷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丘飴疑甌瓵之借音說文瓦部甌瓵謂之瓵是也甌從區聲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是古音丘與區同故丘可讀爲甌至飴之與瓵並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溫公說同所求者甌瓵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

測曰蚩蚩之干鍚不好也坏之與甌瓯實爲同類之物但不好耳若釋飴爲美食爲餳則與坏絶遠矣豈揚子屬辭之旨乎

四馬就括 羡

樾謹按括當讀爲𢈈說文广部𢈈蒭藳之藏也軸折衡捐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𢈈也𢈈從會聲括從𠯑聲兩聲相近詩籀文作譮即其例也詩車舝篇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通儀禮士喪禮鬠用組鄭注曰古文鬠皆爲括尚書禹貢篇杶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柏葉松身曰

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檜柏葉松身然則以括爲儈猶以括爲鬠以栝爲檜矣

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逹

樾謹按范本如此溫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於義爲長蓋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本誤

大圈閉閼小圈交之交

樾謹按管子幼官篇强國爲圈弱國爲屬然則范望訓圈爲國正得其解大圈小圈猶大國小國謂小國

交於大國也王曰圉者敬羞之器溫公謂圉養畜閑也竝與交之之義未合

不禍禍傒天活我傒

樾謹按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疑贊辭亦當作禍不禍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爲禍正釋禍不禍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禍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

進以高明其道迂也進

樾謹按迂大也蓋卽訏之叚字爾雅釋詁訏大也字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

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蓋于盱訏迂竝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況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動之丘陵失澤朋

樾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隰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竝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爲基其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動之

上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明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當爲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㕦

樾謹按二宋陸王本嗄作嚘遥公從范本作嗄然實以作嚘爲長蓋此贊三句柔一字爲句嚘與柔韻若作嗄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嚘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嚘嚘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嗄惟傅奕本作歎尙爲近之

或飫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此說於

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測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美食而不能食乎徒蓋塗之叚字或飫之塗即所謂嘷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即道塗故釋文曰徒道旁也以徒爲塗正與此同

臂脾脛如

樾謹按王小宋本脛作胵然胵爲鳥胃於此殊非所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脛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然脛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腳䐜如一律若以脛

如爲如脛則下句膹如當爲如膹溫公曰膹音嗔肉脹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脛當訓直漢書楊惲傳注脛脛直貌是也臂膊脛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釋詁頲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脡祭鄭注曰脡直也脛與頲脡聲並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事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夫擐車少女提壺與此對辭義相近擐車與提壺並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弧字之誤國語晉語侏

儒扶盧輩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弧者援弧也孟子告子篇趙注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弧小子提壺弧壺劉文典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似大元本作周易楊子所見周易蓋與京馬鄭王本同也

懷威滿虛　毅

樾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曰戴威滿頭句注與此同若訓虛為空則與滿成兩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俶真篇虛室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蓋虛訓空故亦訓孔竅淮南子

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二曰斷心滅斧矢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則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裝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骨次五何福滿肩末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田而穀穀于揀秫

樾謹按宋陸王本揀作棟溫公從范本作揀言剛果

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揀祿之文義殊未安范寧注云五爲天子家姓穀穀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是范氏並無揀擇之說尋繹其意所謂自亢者正釋棟字之義周書作雒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穀于棟祿者棟則高亢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揀字則注何以不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穀于棟柱卽承此贊而言穀于棟祿處高食祿而已穀于棟柱則處高而有楷柱之功不徒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

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爲揀字非范本之舊溫公從之誤也

躆戲喈喈若熊若螭 眾

樾謹按躆即豦字說文豕部豦鬭相丮不解也從豕虍豕虎之鬭不相捨是豦之本義爲兩獸相鬭老子曰猛獸不據鹽鐵論曰虎兕相據玆即豦字也彼從手作據此從𧾷作躆皆古文借字耳躆戲即以熊螭言溫公謂躆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戚 親

樾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

戚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此二說並非經義初一曰其志齟齬此曰其志資戚文法正同資戚與齟齬並雙聲字也資讀爲咨周易略例不諮于閒釋文諮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戚訓用訓取分資戚爲二義胥失之矣

準繩不甫 法

樾謹按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甚爲不辭溫公訓爲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爲尃說文寸部尃布也昭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不尃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

矣

幽遇神及師夢 遇

樾謹按范注師衆也此未得其解也衆次七師孕唱之哭且眧范曰師旨者也胥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爲胥者也此贊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已爲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樾謹按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並曰兌爲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爲澤故爲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

遇雨故測曰還自賊也范注以兌爲巫說之雖亦用
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蓬其外 大

樾謹按范本蓬作逢溫公從二宋陸王本作蓬宋曰
逢猶盛也其實逢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
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
曰逢大也逢訓大則亦卽與盛同義矣蓋逢與豐通
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其證
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逢者豐之叚字作
蓬者逢之異文溫公疑逢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

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

雉之不祿而鷄盡𣪍文

樾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案郎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温公從范本是爲得之惟未解𧮪字之義方言𧮪餘也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𧮪廣雅釋詁亦曰𧮪餘也雉之不祿而鷄𧮪𣪍言雉不祿而雞有餘𣪍也

子序不序永

樾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蓋即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而虛[illegible]無主矣疑王涯

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溫公不言有異同蓋寫者或從既衍之本矣居亥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竝同而范本作長幼序序誤亦類此

泆欲招寇 積

樾謹按王本泆作快當從之方言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逞欲也逞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泆乃字之誤溫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 沈

樾謹按尸當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測

曰終以貪敗迪王曰危亾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

喪未得其旨

爾儀而悲坎我西階 內

樾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爲不辭且旣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即也說文垐古文作堲是次即古音相同尚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宥坐篇並引作勿庸以即是次與即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即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爲說是矣

睄提明㫰

樾謹按睄當從小宋音眇云一目眚也范云睄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睄從目肖聲少與肖並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爲古睿字然睿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爲鄙陋提當爲緹說文目部緹迎視也睄緹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測而誤溫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窮

樾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加義詩小弁篇予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拕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拕云三加之也佗拕字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逢不幸也范注以爲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文義未合

車纍馬攟行可鄰也 止

樾謹按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盧注訓鄰爲郄蓋鄰者遴之叚字說文辵部遴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郄此云行可

鄰也謂其行可以鄰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止

樾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反惡反爲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攺攺未成而殆成

樾謹按殆當讀爲怠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竝當作怠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尚微而改之又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

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䮾角之吾 勤一

樾謹按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騶吾之或爲騶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

十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此未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閡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 元錯

樾謹按成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爲文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親附疏割犯血

樾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 元攡

樾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合提當爲題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疑者題之

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䃹也入䖜

樾謹按䖜字無義當讀爲𥧔說文大部𥧔空大也玉篇大部𥧔空也空與孔同謂其䃹細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揄漏率刻 元瑩

樾謹按范注曰揄猶寫也則揄當讀爲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揄訓引故得訓寫作揄者叚字或字之譌也

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樾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

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嘖誤作嘖情情字蓋卽賾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楊子原文本作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卽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尚歷歷可指耳

爲猛 元數

樾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爲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

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楊子書固自有之養六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爲大哆

樾謹按許翰曰丁宋無此一句今考范望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刪

辰辰未戌丑

樾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宋本然范注曰
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味戌取其恐戌丑之言畜也
是亦以辰未戌丑爲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
范本之舊

二爲方沮

樾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即沮也
方沮當爲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
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竝有始義一爲規模二
爲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爲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
止非是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元文

樾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載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蕪載者是范本亦作載然蕪載自是兩義蒙則蕪也而非載也不當幷爲一談而以蕪載說蒙字之義也章管丁謂郭元亨本竝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爲長

禍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膊字無義乃端之叚字膊從專聲端從耑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輲車注云輲或作槫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摶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

箾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圜古字通並專耑聲近之證膞之爲端猶慱之爲篿摶之爲揣團之爲揣也顓則有膞猶云顓則有端正與顓則有形文義一律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 元倪

樾謹按斛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斛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斛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斛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斛量也非是

輿物旁震元圖

樾謹按丁謂本輿作與是也下文云與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卉權輿下文天地輿輿新故誤作輿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潛夫本作遇乎崩光宋惟幹本作遇於崩光並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爲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咸酉貞亦七字句

天甸其道

樾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官稍人注引作維禹敶之是甸與敶通古田陳同聲甸通作敶亦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攴部敶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爲之天甸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注曰甸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 元告

樾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一歲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是爲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月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恐卽氣盈之謂年病卽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能亦語詞也恐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尚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妄不足則病混歲年兩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一

羿逢蒙分其弓學行

樾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焚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棼如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穨釋文作棼曰本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猶棼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樾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藪猶百川之有四瀆眾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殷䍐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殷䍐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祕曰周孔顏子之

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今按正文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著作謂其依說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丘陵仲尼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羿

逢蒙良般之埶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能踰也猶曰衆人所能踰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繼濂按桐者侗之叚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卽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叚字耳李注曰桐

洞也桐了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
淮南子原道篇遂兮洞兮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
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卽侗字之誤
注本云桐侗也侗了侗然未有所知之時蓋不破經
字而卽以訓詁明叚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侗
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咸作以經文桐字爲誤
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爲洞恐皆失之至史司封以桐
子爲太甲則不達叚借之旨務穿鑿而喜新奇宋以
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

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
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樾謹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
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刪去然晞之則是明是楊子
應語不得以爲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
刪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
應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
疑夫子人聖非人所能晞故又曰正考甫嘗晞尹吉
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
晞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

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晞夫子為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閒無曰字以別

之則顏之睎夫子正考甫之睎尹吉甫公子奚斯之睎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樾謹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不相比意不相承下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鷽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誤楊子葢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燕故曰頻頻之黨甚於鷽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

注亦以黨比游晏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意正一
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
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
吾不視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鴟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
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
利如其富如其富
樾謹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

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攸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卽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

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秘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倒可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

使我紓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樾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踰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爲已字失其舊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文正作使我紓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爲述韓勑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並以術爲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也李宋吳本並作心於義雖通溫公從之非是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 吾子

樾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並以色言義似可疑李注曰蒼蠅間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間於白黑

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驉驉與蒼皆色也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翻本龍作驉云驉蒼色字亦通作尨文選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舊注曰尨蒼也是蒼驉同義故得通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驉史記匈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驉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然則李注所稱僴於門然其即本史記爲說與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

樾謹按宋龔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

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如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龔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言屈原之放遂猶玉加磨瑩而成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楊子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龔說訂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樾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既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飾也李注曰足言者雕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恐非楊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之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稱者正申明君子事之爲尙也上文並未言及容儀

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

樾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衆山相對爲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樾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竝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疊韻字莊子逍遙游篇淖約

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嬛綽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
以卓亦猶淖約綽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
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强爲區別
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　修身

樾謹按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莩以喻重濁之質糟
者酒之滓莩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
者日以沈斯旨矣柳宗元注以糟爲精之誤而訓莩
爲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莩孰也義亦未安

簞瓢捽茹

樾謹按捽讀爲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仁以人之 問道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古義

佗則荅

樾謹按咸曰荅當爲蒙字之誤也然荅與蒙雖竝從

艸其下絶不相似安得致誤祕曰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惟聖人爲可以闢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苓音聆闕恭以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苓當讀爲笭說文竹部笭車笭也釋名釋車曰笭横在車前織竹作之孔苓苓也此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其佗則如車笭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

樾謹按此即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也

此云閉之闕然不覩牆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不開聖眷喻無所見非揚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牆面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樾謹按宋吳二說皆未解贅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贅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爲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贅知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故曰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

樾謹按塗當讀爲𢾍說文丹部雘篆下引周書惟其𢾍丹雘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雘是塗與𢾍通也說文攴部𢾍閉也從攴度聲讀若杜經典都以杜爲之尚書粊誓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𢾍乃擭是也𢾍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膢臘也與

樾謹按李注曰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膢臘二字之

義而於狐狸螻螾未有發明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螾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螾不言人如狐狸螻螾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膢臘也歟若謂不過乎膢臘之候當云不膢臘矣如左傳云虞不臘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

行則人死者多屍䞉枕籍狐狸螻蟻得饜其肉如人

週腹臘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蟻不腹臘也

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爲牛羊則食之者

必狐狸螻蟻也自來未達此旨

如申韓如申韓

樾謹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

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

寢如其寢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

何足爲法皆未達楊子語意

請問之問神

樾謹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蓋既誤心爲之因又改問爲聞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是

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樾謹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當爲干聖人雖爲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此二說亦未安既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能執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

也如此此說則與羑里之問不相應矣今按乎當爲午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說文午部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曰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然則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乎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樾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謬甚矣

狄牙能喊

樾謹按李注曰喊嘶物聲也然義不可通𥎞曰喊聲也直訓爲聲更無義矣喊者諴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咏詥吟即其例也說文言部諴和也廣雅釋詁諴調也狄牙能喊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喊矣又按狄牙即易牙猶僩狄漢書古今人表作僩逷也温公以狄爲儀狄牙爲易牙失之

面相之辭相適

樾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温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樾謹按忞忞與㖧㖧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卽忞忞也李注曰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得其義矣宋吳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難易曰存亾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亾則難

樾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温公之說爲然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

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何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翁足見經之難易存乎文矣溫公所改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者勢諸名卿可幾也

樾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二注大畧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者勢諸三字爲句古勢力字

止作埶種蓺字亦止作埶蓋本一字耳盍勢諸郎盍蓺諸蓺猶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盍蓺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樾謹按李於愆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愆一字爲句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愆字當合下語字

爲句𧦝語者過𧦝之言也過𧦝之言君子不出諸口

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𧦝語連讀乎

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問明

樾謹按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聽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涽君子不貴也

樾謹按咸曰翳塞也衝衝多也祕曰翳路言多也然上文言翔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漢

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衕說文作衕本從童得聲此衕字卽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活故楊子應之曰衕衕而活君子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衕者承上庸行翳路爲文故從行作衕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

擧茲以旃不亦寶乎

樾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擧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自門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爲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漢魏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爲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

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天下之重輕相
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日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
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誤以靈場爲鬼
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
乎之文施之不當矣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樾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
卒死乎說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爲李斯
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
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

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李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 寡見

樾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樾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

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者字下句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邪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竝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

魯不用眞儒故也

樾謹按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文曰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爲能

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曰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眞儒乎蓋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眞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眞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

卿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眞儒矣觀楊子不用眞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壘之車

樾謹按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此未解奔字也說文夭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下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

車債於濟東以債言古語然也債通作責又通作奔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德清俞樾

揚子法言二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

樾謹按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祕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於義爲不備矣

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肯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爲通跡也宋訓開爲開布於義未安吳分開跡爲二義則更失之

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樾謹按不聽正當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爲句邪乃

語詞蓋託爲孔子之言皆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書每以庸爲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翳路衆哭兹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段𢡱爲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雖字於𢡱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

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

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檝謹按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也故楊子卽借晷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晷爲規本之釋名意益近之惜所說不了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晷星

昬德亦不得强爲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卽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葢字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篇釋文引

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是朏卽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叚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哉生魄實創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朏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僞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

之或信古義之久湮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樾謹按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爲贅設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泠泠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泠泠蓋聲近者義亦相同泠聽前世清視在下泠亦清也楊子正以泠聽與清視相對爲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泠爲聆又因聆聽不宜疊用而改聽爲德愈改而愈失其

貞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葢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葢以秋之日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

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郎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逋

樾謹按旣死矣又何逋之有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先曰逃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逋乃膊之叚字膊從尃聲尃從甫聲逋亦從甫聲故得通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

犇相對

或問民所勤

樾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

吾見玄駒之步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駁玉篇馬部駁盆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螘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

雷不一風不再

樾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竝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曰一再言其少游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樾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字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

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光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篡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篡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

而郎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篡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喩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

嗟哉嗟哉應難未幾也　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嗟哉嗟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嗟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嗟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即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咸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

三載於義可疑祕曰益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此亦幽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揚子之微言李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何明言眞僞之分也然則揚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欲爲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爲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遂即眞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始建國

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指始皇其意則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語此哉又按咸者𢧵之叚字說文戈部𢧵絕也讀若咸經傳即以咸爲之尚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𢧵之叚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謂至始皇三載而絕也李注云皆屬秦也訓咸爲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樾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楊子

是言豈虛設乎葢爲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衞
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其故使
寬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
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
莽有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
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楊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
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
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共殺莽此則非楊子所及見然
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
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

人曼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黥布云忠不終而躬逆焉被合亦刺莽始以詐淳于長及徹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爲大逆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楊子書宜論其世矣

如矯世則葛溝尙矣

樾謹按葛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葛亦似曲說也葛疑楬之叚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楬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楬其上較之

傑葬爲更疏略矣

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淵騫

樾謹按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巽字盧氏弨弓云李本巽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巽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巽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

起臨洮擊遼水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磬字之誤爾雅釋詁磬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

謚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樾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爲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從之非是

忠不足相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

李注訓相爲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楊旨矣

賁蛛蝥之靡也

樾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賁莊士之靡也賁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祕曰靡披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爲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爲也蛛蝥之靡即蛛蝥之爲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爲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面爲姊

樾謹按曼當讀爲鏝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木部杇所以涂也是鏝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即可謂之鏝

鏝面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讀官切塗面此說得之祕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祕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斯亦曲爲之說非楊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亣華山碑禮與岱亣是也凡從亢之字亦或作亣劉寬碑伉浮雲之志伉即伉字般阬神祠碑於是鑿阬以爲之爨阬即阬字並其證也此文抗

字從隸體作折形與浙似因誤爲折吳氏曲爲之說
謬矣

滕灌樊酈曰俠介

樾謹按俠與夾通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此即楊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

叔孫通曰槩人也

樾謹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

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襍者漢儀簡牘之人也槧猶牘也此說亦殊未安槧疑當爲鏩大元上初一挫厥鏩鏩濕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所謂鏩鏩者乎故楊子以爲鏩人鏩字依說文本作鏨茲作槧者或亦如鏨之與槧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蔬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祕謹按咸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

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
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爲之
說非楊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
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
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
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
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
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
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
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

之捫疏飲水褐刖沒齒無愁邪何耒也字當讀為邪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眾人所能踰也其樂可量也茲以也為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辭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繼讒拔李注曰內明奇畫外無邐悟疑其所據本作無悟說文午部悟逆也故注曰外無邐悟若是悟字則邐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啎因改啎為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悞字而訓為謬悞

愈失其眞溫公反謂愜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樾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鼓相對爲文鼓之以道德鉦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動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殊失其義

應諧似優

樾謹按李注曰似俳優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皆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言似俳優也且似俳優矣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

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乃優游之義論語憲問篇皇
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
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優字之義

或問航不漿衡不薺有諸 君子

樾謹按李注曰樓航不挹漿衡車不載薺然薺有三
說文艸部薺蒺藜也此一薺也詩谷風篇其甘如薺
釋文曰薺菜也又一薺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
靡草薺亭歷之屬又一薺也此所謂薺何整乎且草
類亦多矣何獨言薺乎薺當爲齏周官醢人以五齊
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鄭注曰齊當爲齏凡醯醬所和

細切為齏然則航不槳銜不齏謂樓航不可把酒漿銜車不可盛齏醢也漿與齏以類相從作齊者叚字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樾謹按上句柔而堅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祕曰玩猶珍也廉稜也珍玩與廉稜則不對矣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為刓之叚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刓之則圜楚辭懷沙篇刓方以為圜分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刻印刓而不

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刓刓斷無復廉鍔也然則刓而
廉正與刓斷無廉鍔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耆
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
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刓而
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

隊乎其不可形也

樾謹按宋訓隊爲眾未知何據祕曰隊乎猶言垂之
如隊溫公從之然玉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
之乎說文心部㥞深也隊疑㥞之叚字或學者多見
隊少見㥞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卽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樾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 孝至

樾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咸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爲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樾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

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爲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僞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啓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即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何以處僞謂何以辨別其僞也下文楊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

作擬而已矣是告之以稽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
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僞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樾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
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
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諧頑嚚讓萬國相
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
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

不亦享乎

樾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叓

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厚度尙碑裏以厚下是也厚厚二形均與隸書亭字作亭者相似因誤爲亭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亭當作亭亭猶泰也亦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樾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大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揚子仍以伊尹周公待之蓋不許其爲虞舜也揚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

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楊子既不詘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劫況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恨且怒乎溫公之論亦膚淺楊子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趾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

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爲漢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

樾謹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楊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于意序

樾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温公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言陳施之勳成萬法則異司封本固作億也

幽宏橫廣

樾謹按宋吳及温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即度字之誤耳惟橫度之義宋吳皆未得橫與光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即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即楊子所

本

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樾謹按舊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概之義正義曰一概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概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其參差不齊一故必概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概諸聖句法正同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